

3. 《消失的記憶》

十八盛放一枝花，青春歲月似流沙。故事的開頭是我在那裡的最後一個夏天。大學畢業後對未來感到迷茫的我，決意留在城市尋找出路，現在即將與未婚夫成婚，在婚前我決定再回那看護我長大的大山裡看一眼家鄉，畢竟離家多年，相信未來回來的次數也屈指可數了……

此刻剛經歷完四五小時的大巴換乘，我終於回到出生的小村鎮。太陽很毒辣，但空氣裡滿是小時候的樟木和泥塵交織氣味。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門前，正想伸手掏鑰匙時，卻驀地怔住了——一道鏽跡斑斑的老舊鐵門前掛著嶄新的電子鎖。灰色的外殼冒著冷氣在農村這樣淳樸的景色里顯得格格不入。我恍惚想起來，前些日子擔心年老父母忘帶鑰匙出門，所以托朋友幫忙換了這指紋鎖。幾經奔波的我居然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。好吧雖然我進不去家門，但在這雞犬相聞的小地方我把行李放門口也沒人會拿，既不擔心丟失，那我也正好出去轉一圈。

我撐著遮陽傘在這我應當熟悉不過的小村子裡閒逛，帶著耳機低著頭踢地上碎小的石子，憑記憶逛到一條老街附近。這條老街是我在村子裡最喜歡的地方，裡面都是村民自家開的小超市或者小飯店，除了傍晚喊賣的時間外，街裡都是安安靜靜的。雖然都是一棟棟小破樓地舖，但好在全家店都有自己一番風味且味道純樸，價格也便宜只賺個安心錢。當我慢慢走近街口，卻有一絲煩人嘈雜的旋律蓋過耳機裡的休閒小曲，把我引的縱然抬頭看進那記憶中的老舊街道裡。

映入眼簾的不再是那熟悉的小破街道和小破店，而是一間間光亮且掛滿推銷廣告牌的連鎖餐廳和品牌小店。吵雜的音樂引得我心煩，往來老街的也不再是來買菜的中年婦女或老人，而是變成了一個個手拿著奶茶逛著精品店，成團結隊的年輕人。這讓我頓時想起最近一次和高中同學聯絡，她提到街里現在今非昔比，想找一間老店吃吃家常菜都難，但我只當是她想延續聊天話題的玩笑，而現在細一看還真如此。

這一下的轉變卻讓我感覺到我不再身處記憶中那老街里，彷彿這些年離去的時間把我帶到了一個陌生又遙遠的平行時空。從前老街的一磚一瓦都充滿了一代人的成長記憶，留下過時光的痕跡。然而，現在老街的牆壁和門窗光影色彩雖依舊錯雜，但早已缺乏從前讓我安心的年代感。那古老韻味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，老街亦不再是記憶中的樣子。

我用力按緊音量鍵，直到那柔和的音樂充滿耳機，流入我的耳朵，築起一道屏障，將那些魔性洗腦的廣告節拍徹底驅逐。那音樂如同溫柔的麻醉劑般瀰漫進腦海，暫時為我置換出一個氣氛吻合卻令人麻木的孤島，催促我快步離開這條老街。

不知走過多少個拐角和小巷後，一陣青草香撲面而來，我想好像走進了學校後面的小山裡了。我抬手把自己從孤島裡牽了出來，來到一個新的回憶小島。風穿林而過，伴隨著清脆而歡快的流水，林間樂曲灌滿雙耳，它們代替了音樂隔絕外界的喧鬧。我走近水流不停的小溪旁，把傘收起，坐在樹蔭下，感受著這座小山給我這個老朋友的問候。我把手放進淙淙流水中，溪水順勢而下拍在我手心裡，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和同學在這裡嬉笑玩耍的時光。

那時每當放學，我總會拉上幾個好友到這小山裡做我們最擅長的逃避煩惱。我們常在小溪邊聊著許多，但更多的卻是在探討我們未來會成為怎樣的大人，屬於我們的未來會有多麼的盛大。話題充滿年少對未來的憧憬，但卻是未來的她未能為她實現的夢想。好吧，小小大人總是那麼無知和充滿盼望，可能是感覺只要經歷過那次考試後，便能獲得如電視劇般的富貴圓滿結局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她們確實為我帶來很多歡樂的回憶，陳年記憶畫面蜂擁而至，嬉耍的畫面也被投影到眼前，但我卻流下一滴淚。

記憶中相聚一起為未來努力衝刺著的我們，其實早在考試結束後互不聯繫。不是聯繫不上，而是因要各奔東西而沒時間相聚。那些承諾會永久陪伴不走散的誓言也早已化為虛有，記錄著青春洶湧的記憶隨著時間變淡，令人無能為力，但卻又只能無奈接受。但，就讓這些記憶隨著水流而下，隨著風而飄散吧，畢竟記憶中的人兒也早已消失不見了。

清風拂面疊著林間百鳥的合唱，生命本身的盛大交響樂，讓我內心平靜了不少。我抬頭看烈陽已被染上一層淡淡的金橙色，時間不早了，我返手把身撐起，引著日落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夕陽把影子拉成長長一條，也把我的回憶拉到從前去。

一縷具侵略性的藥苦味從家後園飄出，卻像一隻無形的手牽引著我到大門前。那扇老舊鐵門並未關緊，而是體貼地留有一道縫隙，彷彿一把無形的鑰匙，早已為我虛位以待。我迫不及待地衝進家門，看到的是黃昏細膩的光，照到窗戶邊上母親黑白交雜的髮絲上，兒時的味道洶湧，把記憶的閘門衝倒，記得那時母親也總坐在窗戶邊為我修補衣服，而現在卻是在整理我歸家的衣服。莫名就像兩個不同時空的身影交疊在一起，只是記憶中的那身影好像比現在更年輕一些。

「囡囡回來啦！」媽媽溫潤而微糯的聲音傳進耳廓，一股淡動湧上心頭，淚水慢慢填滿眼眶。或許是許久未聽她呼喚我的名字，所以每個字都像被最柔軟的絲綢細細包裹過，瞬間撫平了我所有離家的委屈。我坐到媽媽身邊俯在她最溫暖的懷抱裡，媽媽衣服上淡淡的清香是家裡踏實的味道「怎麼撒嬌了呀？在那邊生活怎麼樣呀？和小張怎麼了？」母親的問候依舊溫柔，但話語裡卻不再是記憶裡從前簡單的關心，而是稍許渴望從回答中窺探懷裡人離開自己後的生活。卻不曾想懷裡人其實也不再是從前那個「老實」的孩子。「沒有，我就是想你了，在那邊特別好小張也是。」。

報喜不報憂好像已經變成現在我和父母的相處方式，我沒有多說城市經濟的不景氣，或者提到籌備婚禮的日夜操勞，因為我此刻只想埋在媽媽懷裡，重新做回那麼一會兒女兒。媽媽溫柔的拍撫，似乎跨越了年歲精準地都落在多年前躺在她溫軟膝上的我身上，那時我總喜歡把整個世界搬到她耳邊，跟她訴說著想去海的另一邊看這個世界的樣子，媽媽也會笑著逗弄我說，等十八歲長大了就放我獨自去看世界，可那時的我那能聽這種話，我緊抱媽媽的腿喊著，我這輩子也不要離開她。而那時的廚房，也如今日般烹煮著一鍋熱騰騰的東西，但從前的卻是一鍋熱氣蒸騰的湯，咕嘟的聲響，是記憶里永不落幕的、安心的背景音。

記憶畫面止不住外冒，但記憶話劇已然落幕。承載著一代人回憶的老街，因一紙契約被新潮企業佔據，讓回憶散去。小山風景依舊，但身邊一起嬉鬧的人們已然走散，孤身一人好不襯景。暖房仍然保留，但居住在裡的小家也即將分離，面臨萬里相隔，而隨著時間流逝，暖人心窩的湯水也換成了難入口的藥湯，而人呢？仔細看媽媽臉上的皺紋好像又比記憶中多了許多。可在媽媽眼中我不也是這樣嗎？媽媽或許也在想念她記憶中那個消失的小女孩吧？記憶中那個黏著媽媽說著不要離開，依靠著她的小女孩又去哪了？

這就是消失的記憶嗎？不對，我想這應該是記憶中的我們正在消失。

忽然老爸拉開客廳門說了句：「孩子，下次行李不要放外頭，村裡有小偷。」